

開發身體性慾新人類

鄧如欣

——豪爽女人

「豪爽女人，女人好爽」

台灣出版的《豪爽女人》一書，作者、女性主義者何春蕤便以這句話打開了一場女性主義和性解放的討論。這本書在台灣已引來多方面的評價。有趣的是，一般女性主義對這本書抱有十分負面的態度，指出書中提出的性態度跟社會與人性抽離。

兩種男女成長訓練

書中以父權社會作為討論的背景，解釋在這種兩性發展不平衡的社會中男女雙方的成長經驗，嘗試整合並勾勒出身體發展、情慾經驗、以及人格發展的互動關係；更點出成長理論中社會文化如何塑造並助長男性開發身體（情慾），繼而幫助男性發展一些父權社會中賦予正面價值的性格和質素，

譬如勇氣、膽量、創意和活力等；而這種發展動力是來自「偷窺訓練」或努力找機會「吃女性豆腐」而養成的。

這種以目標為中心 (task oriented) 的性格發展，並沒有在女性身上出現。父權社會中不但沒有鼓勵女性開發以及正面面對自己的身體；再進一步，身體被視為日後幸福婚姻的交易籌碼。婚前的大前提是守身如玉，以免「一失足成千古恨」。女性為了在「賺賠邏輯」的遊戲下「明哲保身」，令她們在沉悶以及無聊中成長，培養不到獨立自決的性格，更遑論有個人身份的發展。

針對這種壓抑和無奈，作者推崇一種「新」的女性品種：豪爽女人。

顧名思義，豪爽女人是沒有牽絆、自由相會且不計較賺賠邏輯的女人。最重要的是，她們跟男人一樣，在性關係中要達到「爽」的境界。她們跟我們（尤其是香港讀者）心目中那種「豪放女」是有點不同的。「豪放女」的「目的性」沒有豪爽女人那麼強。豪爽女人一個重要任務是開發身體以及情慾，而「豪放女」只是無目的地放蕩而已。豪爽女人的氣概，就是那種激情一夜之後，毫無罪惡感而離開她的性伴侶的。對於這種一般人冠以賤女人的

女性，作者反看作為挑戰整個父權社會的先鋒。任重道遠，功不可沒。

作者還認為女性對性有負面的感受來源，是由於男性利用女性作情慾發展單向的工具而形成的。性騷擾正是典型的例子。這種情況下，男性一方面只顧勇往直前的「賺」，女性又另一方面努力地防備「色情狂」。這種模式不但不能鼓勵發展細緻而又令雙方滿足的情慾互動關係，反而會引致惡性循環，鞏固了男性進攻的地位。

為了對付性騷擾，消極自保只是下下之策，女性最終應該從情慾中解放出來，了解身體，這樣才可以針對並辨別真正的性騷擾並迎頭痛擊之。女人不應該只說「不要性騷擾」，而是更要像何提出的口號——「我要性高潮」。

「解放「好女人」塑造「超女人」

作者認為女性開發身體應從日常生活的環節著眼，作者舉了一個十分有趣的例子：小便。對男性而言，小便更容易不過的「解放」。例如小男孩很早已經比賽射尿，這種玩意令他們擁有操縱陽具的經驗。反觀女性，她們

自幼便小心翼翼的如廁，怕弄髒褲子、怕被人偷看等等。作者認為除了改變女性怕髒的情緒外，客觀地改善公眾廁所的環境，也可以幫助女性克服心理阻礙，進而更接受自己的身體。

文中更提出女性與男性應該以更開放、輕鬆的心情對待「性」，而她選用了「玩」字作為對性應有的態度。因為性關係中，男主動／女被動，男征服／女被征服的既定形式與心態，並不能助長兩性的情慾發展。男性那種作戰狀態和女性那種永遠半推半就而行事的心情，令兩方面都不能達至圓滿。

擁戴「好女人」這種形象更令女性走向自我遏抑，阻礙了自我實現的可能性。就香港社會近年的發展來看，女性無論在衣著打扮、行為意態方面，日漸開放，更強調自我體現。可惜這種變化並未能動搖兩性情慾發展不平衡的格局，反而展示一種表面的虛像。為甚麼報章雜誌總是大字標題「女童失身」、「靚妹玩「Big」失身」等「悲劇」？君不見有「男童失身而不知所措」等「新聞」？

由此可見，衣著打扮、行為意態的開放，只是一種極為片面、且被傳媒以及消費文化鼓吹以及利用的形式而已。大眾基本上對性的態度仍是一貫的

道德束縛，著眼點仍在女性的貞節上。看來，作者所要痛擊的女性自我抑壓，仍然是社會中未被「潮流」改變的現象。

作者認為情慾的發展絕不能因婚姻制度而犧牲。她甚至大膽提出外遇對男女雙方來說，也是追求解放的手段。討論到此，發展「豪爽女人」文化除了是作為改革先鋒外，也是徹底打破一切「虛幻」（尤其婚姻制度），建立新社會秩序、兩性文化和情慾發展必然經過的一種「階段」。

總體而言，這本書可能給讀者「過癮」或者「離譜」之感。但無論你以「道德」或「玩」的心態來看，「豪爽女人」作為解放的靈魂人物是作者所肯定的。這種超女人（super-woman）似乎已成為超級陽具（super-dick）對揚的象徵。雖然作者在書中已解釋，她的詮述以社會中沿著生物性徵區分的兩種人口為分別，而將個別以及階級的差異模糊掉。但被「模糊掉」的這些差異，則帶來以下更應仔細思考的問題。

經濟條件不同有限女性受惠

首先，試想想農村以及勞動階級的婦女有沒有條件成為這種豪爽女人。

作者曾經指出女性的生活都是低能量、低活動、充滿等待的，可是女性的活動未必是處於這種狀態，尤其是勞動階層的女性，她們要付出的勞動力，可能跟男性一樣高。由此而推論，作者心目中要解放的女性，首先必須具備某種經濟條件。

讀者更可以聯想到十八、十九世紀的小說中，那種專心社交和談婚論嫁的中上流淑女小姐，正是女性主義先鋒 Mary Wollstonecraft（胡士頓卡夫）所批評的；她建議以群體生活、家國發展作為女性發展自主的基礎；而作者在書中則主要以情慾（差不多單是性慾）作為解放的重心，流露了強烈個人主義色彩。作為運動策略，作者的論述可能只針對有限的女性，而對於大部分仍受著經濟、學習條件被剝削的女性來說，這種手段的前途大體也不太樂觀。

未能打破消費文化典型身體開發

其次，要改變女性對自己身體的認識，就需要更仔細打破資本主義消費文化中，某種經「悉心塑造」的崇拜對象。野性、情慾活躍似乎是身形健美

的女性身體形象女郎所專利的；而似乎豪爽女人的「氣慨」也只有這種女人才有「吸引力」和「條件」而做到。那些對自己身體完全沒有自信的女性，又怎樣能搖身一變成為豪爽女人呢？

同時，男性對自己身體的開發也不是不全面的。以超級陽具代表整個男性的族群，可能並不周全，而且男性對於身體的控制未必真的如書中所言，戰事連場，場場必勝。他們對身體的認識，不見得比女人高。

兩性解放止於性？

最後一點值得深究的是，書中高舉的質素，包括那種對性義無反顧、多「造」多「賺」的無休止且帶侵略性的態度，除了是父權社會所推崇外，也是資本主義社會的骨幹。女性解放以至於兩性情慾解放，能否以及應否以這些質素作為目標，可能要進一步去考慮東方社會（Oriental society），尤其是中國文化中性（sex）、情慾（eroticism）、身體形象（image of body）的獨特性以及如何建立一套較為完整的兩性解放的理論、方向以及實際行動，才能參與這場剛剛開展的兩性情慾開發論戰。（1995年2月8日香港經濟日報）